

十尾龟

陆士谔 / 著 ● 辽沈书社



出版说明

《十尾龟》是一部讽刺小说，又有人称之为谴责小说，或谓之暴露小说。它以辛辣的语言，嬉笑笔调，描述了清末社会大变革时期大都市阴暗与丑恶：土财主进入洋场十里的上海，迅即跌进吃、喝、嫖、赌、抽的旋涡，挤身于坑、崩、拐、骗、偷的争斗——所谓十尾龟者，并不是十条尾巴的龟，而是书中的土财主、洋买办、留学生、商号老板、军政官吏、社会名流……以卑鄙手段倾轧浮沉的人物。此书和纯用方言写成的、不易看懂的《九尾龟》截然不同，文字流畅，语言风趣、自然，且情趣也不相同。对于了解晚清的社会生活有着史书不可得的认识价值。

作者陆士谔，江苏青浦（今上海）人，是清宣统年间著名的小说作家，著有《官场怪现状》《风流道台》《新上海》《女界风流史》等二十种之多，都是针砭当代社会时病的社会小说。

《十尾龟》著于宣统三年（1911），由上海新新小说社分四编印行，每编十回。此书虽系清末作品，但也是不易多得的稀有本，现仅见《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著录有残本十回（第三编），其他书目书均未见著录。

目 录

第 一 回	费春泉初临繁华地 马静斋宴客一品香.....	1
第 二 回	安垵地无意遇豪商 清和坊有心捉瘟客.....	7
第 三 回	盘旧店呆东中计 吃花烟俊仆销魂	13
第 四 回	费春泉金屋藏娇 王阿根茶楼遇骗	19
第 五 回	垫空当俊仆结新欢 抬轿子乖人受暗算	26
第 六 回	老同事劳心放冷箭 好朋友出力打圆场	34
第 七 回	遇异僧两宗合一 成美眷宾主联姻	41
第 八 回	老英雄县监遭惨祸 小侠女黑夜报亲仇	52
第 九 回	谭老头幻术弄偷儿 毛惠伯正言摧俗论	58

第 十 回	张胜贵妙术起沉痾 郑紫阳微言箴恶俗	65
第 十 一 回	乡曲辩洋行访友 小滑头酒馆谈心	72
第 十 二 回	梅心泉发起国货会 袁福生空娶粉桃花	78
第 十 三 回	推星命乱道胡言 煮人肉毁尸灭迹	87
第 十 四 回	王阿聪力学毁家 周湘卿精心吊膀	95
第 十 五 回	春生锦帐婆媳联床 变起家庭爷儿吃醋	102
第 十 六 回	痛娇儿风凄雨冷 建新论石破天惊	109
第 十 七 回	恩庆里马夫打野鸡 普天香嫖客施毒计	116
第 十 八 回	卜神课瞎子吃耳光 唱山歌滑头剪辫子	126
第 十 九 回	奔角稽颡心惊狮吼 握拳透爪气慑奸雄	135
第 二 十 回	索金钏滑头露马脚 打茶围缺嘴吹牛皮	142
第 二 十 一 回	钱姨太三更惊恶梦 费太太一棹访春江	149

第二十二回	游张园擂台成虚话 谈国货娇女呈机锋.....	157
第二十三回	费太太宴客醉芳楼 曹小姐走报恶消息.....	165
第二十四回	骗珍饰征帆赴粤水 报捕房侦探闹申江.....	175
第二十五回	报恶声虔婆拒敌 添锦袄嫖客多情.....	181
第二十六回	费太太欣逢大王会 梅心泉拳撻满堂春.....	186
第二十七回	康小姐醋海起风波 单老爷鸨奔闹中篝.....	195
第二十八回	留学生甘充十尾龟 小大姐揭破销金窟.....	203
第二十九回	周介山巧结单品纯 费太太误入迷龙阵.....	212
第三十回	遇寿头稳捉瓮中鳖 行险着飞来天外兵.....	220
第三十一回	宠龙阳魂消锦帐 闹刺客胆破深宵.....	228
第三十二回	四马路豪商遇刺 麦家圈大令验尸.....	236
第三十三回	大主笔空谈纸上兵 小老爷想吃天鹅肉.....	243

第三十四回	捉私烟小敲竹杠 揪假髻大破怪囊·····	250
第三十五回	黄乡绅连遭横逆 梅侠士一怒挥拳·····	258
第三十六回	十尾龟掀起宦海潮 三家村酿出人妖案·····	264
第三十七回	得优差明珠还合浦 吃花酒醋海起酸风·····	272
第三十八回	张剃头出尽当场丑 胡太守偷窥隔院春·····	279
第三十九回	造蜚语黑夜起罡风 下毒手晴空来霹雳·····	287
第四十回	胡太尊鹑奔偿素愿 张买办中葺咏新台·····	293

第一回 费春泉初临繁华地 马静斋宴客一品香

上海是世界上第一个好地方，一切希奇古怪东西都在上海出产，两头蛇、九头鸟、九尾狐、九尾龟，没一样不有。而各怪里头要算乌龟这一类最为繁伙，有独尾龟、双尾龟、三尾龟、四尾龟、五尾龟、六尾龟、七尾龟、八尾龟、九尾龟、十尾龟，各种都是经传所不载，中外所希闻的。其中惟九尾龟经漱六生替他撰过一部专书，风行四海，遐迹咸知。只是现在龟族诸公最盛的，却轮不到九尾龟，因为他年岁是尊了，精力是衰了，在龙府当差，龙王嫌他办事糊涂，不复十分的宠眷。只那十尾龟，少年新进，锋芒的了不得。现在晓得他的人还少，倒不好不把他传播一番，作为上海的风流佳话。只是文笔芜陋，比不上漱六生风华典丽，那原要看官们原谅的。闲话扫开，书归正传。

且说浙江金华府永康县，有个富户，姓费名汤，号春泉，生得浓眉大眼，外貌很是气概。只是生性浮躁，举动粗豪，很容易上人家当儿。这年，恰巧上海一家火腿栈倒了。春泉上代本是做火腿生意发的迹，现在府城里还开着好几家火腿行。上海火腿栈倒了，倒也被欠去一万八千多银子。春泉本慕上海繁华，久思一游。恰巧碰着这机会，就借讨债为名，亲自到上海来。

其时，沪杭火车还没有通行，由金华乘帆船到杭州，再由杭州换乘小轮船到上海。船到码头，早有各栈房接客的，手捏栈房招纸，纷纷跳下，兜揽生意。

春泉的仆人，名叫阿根的，最是伶俐圆滑，春泉平日很是喜欢他。当下，阿根听得众接客里头有喊嚷“名利栈”的，随把招纸一接，笑向春泉道：“老爷，我们就借了这家栈房罢，他这名儿很好，名利名利，出门一定有名有利。”春泉只把头点了一点。那名利栈接客的，早上来招呼道：“请老哥伺候坐老爷车先行罢，一切行李都交代我是了。”阿根道：“你叫什么名字？”接客的道：“我叫荣生，招纸上注着的。老哥放心是

了。”阿根遂把行李一件件点给了接客的。向春泉道：“老爷，我们走罢。”主仆二人上了岸。东洋车早由接客的雇好，现现成成歇着。二人跳上车，主前仆后，两部车飞一般投名利栈来。但见马路宽广平坦，车马络绎。两旁店铺，高华轩敞，装璜得十分气概，那副热闹繁盛的气派，果与别处不同。行不多时，早到了名利栈。东洋车歇下。

春泉抬头瞧时，果见好所高大房廊，门栏上挂着“名利栈”三个字横匾，两旁又有“仕官行台”四个大字的长招牌儿。大门上一副朱漆门联，上联是“名闻四海”，下联是“利达三江”。规模阔绰，气象轩昂。主仆两个昂然直入。早有值门的引入账房。见一排十多只账台，那些账房先生写的写，算的算，都忙一个不了。一个账房先生见了春泉主仆，慌忙起身招接，请教贵姓台甫。阿根随把招纸递给那账房。正在攀谈，恰巧接客的押解行李到了。账房吩咐茶房领去捡选房间。春泉看了楼上第一进第四间官房设着现成的一床一榻，就命茶房把行李搬运进来，安放妥贴。阿根动手替主人放开铺盖，然后再到自己房间里去，部署一切。茶房送上一个房门钥匙，交代：“倘然出去，须要下锁。栈房里人多手杂，各样须自谨慎。”春泉就叫阿根收管着。

吃过夜饭，春泉询问茶房上海戏馆那一家最好。茶房道：“眼前要算着春桂茶园，李春来今晚齐巧唱《桃华车》，是他的拿手好戏。”春泉问：“春桂在哪里？”茶房道：“在大新街三马路口。老爷要去，我替你喊车子去。”春泉点头。茶房喊了两辆东洋车。春泉带着阿根到春桂看了一本戏，回栈时，已经十二点了。

次日起身，打水擦脸，吃过早点，就叫剃头司务梳了一条辫，命阿根守在栈里，自己坐着车子，径投祥记火腿栈来。此时天气尚早，两旁店铺还没有开齐，马路上来往的人也不十分拥挤。心想，上海生意看来都在夜市，昨晚去看戏时，灯火辉煌，车马络绎，何等的热闹，现在早晨，倒这样清冷，真与永康成了个反比例。正想着间，早到了祥记门首。给过车钱，推门进去，只剩两个出店在那里揩台扫地。问马先生时，出店道：“马先生一竟住在堂子里的，就是店没有收掉时，每天也不过到一到，现在索性都不到了，成日成夜窝在艳情阁那边。胡先生、陈先生这几天也没有回来，只孙先生睡在楼上，可要去喊他？”春泉一想，马静斋不过作了一个火腿栈掌柜，却就这般开心，成日成夜窝在堂子里，

我枉有着六七十万家私，那里有他那么享福，从今后倒也要学学他们，享享花丛中艳福了，就丢掉点子银子也不要紧。心里想着，嘴里随答：“很好，很好，不拘哪个都好，你去喊是了。”出店应着，去了。好半天，才有个学生意的出来，请教了尊姓台甫，敬上烟茶工事。春泉瞧那学生意的，两腿迷蒙，满脸积垢，明显着没有睡醒样子。敬上烟茶，略站一站，又进去了。春泉左手托着水烟袋，右手执着纸煤，一袋一袋抽一个不耐烦。才见一个三十左右年纪，獐头鼠目的伙计，穿着洋灰湖绉棉裤，元色摹本缎背心，丝袜缎鞋，咳着嗽出来，向春泉拱手道：“尊驾就是费春翁先生，久慕久慕。”

春泉起身与那人厮见，请教姓名，才知此人姓孙，号达卿，湖州人氏，是栈里管账的。春泉道：“兄弟上月底发一封信，可曾接到没有？”达卿道：“接着的，敝经理关照过，说春翁先生到时，就叫人去告诉他。现在春翁公馆打在哪里，少顷让敝经理到春翁公馆里来面谈如何？”春泉道：“敝寓就在名利栈楼上四号，最好这会子就请静斋兄来会会，兄弟还有别的事要请教他呢。”达卿道：“是是，只恐春翁先生等不及，敝经理这会子还没有起身呢。”春泉道：“略候一下子不妨，兄弟横竖没有什么事情。”达卿只得叫出店去请马静斋，一面陪着春泉天南地北地闲谈。直谈到天然几上自鸣钟“当当当”连敲十二下，才见马静斋三脚两步的进来，一见面就拱手道：“失迎，失迎，有劳久候，不当之至，不当之至。”春泉举眼看他，只见马静斋削骨脸，爆眼睛，白皙皙面孔，瘦长长身子，四十不到年纪，鼻子上架着个金丝扁圆眼镜儿，厮见时，已脱在手里头了。身穿青灰摹本缎珠皮袍子，元色外国缎青种羊马褂，白灰缎裤子，时式缎鞋，白丝袜，这一身打扮，果然异常漂亮。春泉起身厮见毕，马静斋道：“兄弟接到春翁来信，晓得春翁总在这几天里到上海，所以每天叫出店们到码头上伺候，帮助照料一切。哪里晓得他们没有认识春翁，竟然两错了，这是兄弟忽略之过，没有交代他们清楚。现在贵寓在哪里？兄弟没有过来奉候，倒先劳光降，抱歉之至。”这几句应酬话儿说得轻圆流利，十分可听。春泉也随意谦逊了几句。静斋道：“春翁饭谅还没有用过，我们一品香去叙叙罢。”春泉道：“我们至交，何必上什么馆子。我也不客气，就这里扰一顿很好。”静斋连称：“那如何使得，那如何使得。”春泉此时果然觉着有点子饿了，吃局正用得着。当

下静斋就邀春泉坐了自己马车，电掣风驰，径向四马路一品香来。

春泉见静斋场面这样的阔绰，举动这样的奢华，不胜暗暗羡慕。春泉坐马车还是第一遭儿，觉着腾云一般，非常的舒服。就问马车价钱坐一回要多少钱。静斋道：“那也不等，要看时光，要看地段。像春秋两季外国人大跑马，二三月份龙华香会时光，坐马车的人多了，那价钱就贵得了不得，一部马车光坐他四个多钟头，就要十多块洋钱呢。平常日间，不过两三块钱罢了。这是时光的不同。像泥城桥朝西，虹口考子路、华德路各处的马车行，都是接外国生意的，车子都不十分考究，那马夫却都依仗着洋势，蛮横异常，一言不合，就要同人家打架，喧拳攘臂，蛮到个不可言喻。四马路一带的马车行，车子非凡的考究，马也非凡的精良，马夫的打扮更是漂亮到绝顶。其余各地方的马车行就都比不上他了。堂子里的倌人，出风头的少年，总是坐四马路车子的多，并且有几个倌人还与马夫有特别交情的。所以四马路马车行情是最贵，第二就要算着泥城桥朝西及虹口考子路、华德路一带的散在各处的马车行要算最便宜。除此外，再要便宜，就只有带钩桥停着的野鸡马车了。这是地段的的不同。”春泉道：“我们现在坐着的车子是四马路的还是泥城桥、虹口一带的？还是寻常各处的？”静斋道：“都不是，这是兄弟自己的包马车。车子与马都是自备的，马夫也是自家用着的。”春泉道：“自家创一部马车要多少钱？”静斋道：“车子不过二三百块洋钱，倒是马价钱大。不过像兄弟这一匹白马，买他时七百两银子呢。”春泉道：“一匹马值到这许多银子么？”静斋道：“七百两银子买匹马，算不着什么。像前几年南徐马公馆养马最为讲究，有几匹好马，出到三四千、五六千呢。各路马贩子都与他家订着特别契约，凡有马匹贩到上海，总要先由他家检选，等检剩下来，然后再卖给别人。所以当时上海几匹著名好马滚地龙、双瞎子、大黄马、小黄马、十八两、一千红、玉狮子、小吐花、三平枣骝，都出在他家。后来他家浙江去做了官，那点子好马，也就失散的失散，倒闭的倒闭。现在还有小黄马、十八两等几匹名驹，还在四马路一带角逐呢，那都是著名的快马车。”春泉道：“快马车听说巡捕房是禁止的，难道这几匹马都不要紧的么？”静斋道：“禁尽管禁，快尽管快，横竖捉进巡捕房至多罚掉几块洋钱，没甚大不了的事。那跑快马车的，又都是上海著名阔少，几块洋钱哪里在他们心上。跑快马车也有一定地段

的，像大新街上，北到三马路口，南到五马路口；泥城桥沿浜、南兜跑马厅、北到六马路；再有白克路到卡德路，这几段地方都是出名跑快马车所在。倘然马夫驾着著名快马，到这几段地方不跑快马，同淘里人就要嘲笑他胆怯怕罚，不好算英雄好汉，就是乘客也觉着十分的不体面。所以每到礼拜三、礼拜六、礼拜日，这几处地方的马车，竟然逐电追风一般，快到个不可言喻。”

春泉听静斋讲得津津有味，再欲问时，马车已到了一品香门口。二人下车，相让进内。西崽认识静斋，接待得异常殷勤，开了七号大菜间，问静斋：“还请客么？”静斋点点头。西崽随送上客局两票。静斋向春泉说了声“请坐”，自己向主位上“啪”的坐下。春泉心里暗忖：怎么请客主人反倒高踞上座，难道上海风气与永康不同的么？却又又不便启问。此时静斋已把请客票画符般开齐了，付与西崽，转交下去，分头赶请。春泉偷眼瞧去，见那客票是铅版印就的，空白处只要填上个人名地址就完了。暗想，上海请客恁地便当，连请客帖子都有印好空白的，又新奇又便当，真是再要巧妙也没有。正在想时，不提防西崽送上两张白纸条。静斋便请点菜。春泉道：“兄弟于大菜一道不很明白的，随便罢，或者就费静斋翁的神，替兄弟代点几样都好。”静斋听说，就执笔替他代点了几样，无非是虾仁汤、炸板鱼、火腿蛋、冬菇鸭之类，不庸细表。一时，西崽进来说：“请客一概说就来，只厚生庄王老爷说谢谢。”不多会子，西崽引进一个客来。静斋起身招呼，春泉也就站了起来。那人一见春泉，就拱手请教尊姓。静斋代答了。转身向春泉道：“这位李希贤先生是快发财彩票行老板。”春泉说声：“久仰。”希贤刚才坐下，忽听门外有人道：“今天请客怎么这样早？想必到了甚么远客了。”只见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进来。静斋连忙招呼道：“惠翁、介翁，你二人怎么倒在一起？”前一人接口道：“在此间门口才碰头来，本是两路的。”静斋替二人介绍道：“这位毛惠伯是靖记海味行经理，这位周介山是慎记经租账房总账。”又向二人道：“这位就是金华的大资本家费春泉先生。”两人听了，都肃然起敬。静斋请众人点菜，众人也不推让，各捡自己心爱的点了几样。静斋问众人可要叫局？周介山道：“现在不过一点多钟，偕人一大半还睡在床上，等他穿衣起身，梳头洗脸，舒舒徐徐部署到定当，我们怕已吃好多时了呢。我看堂唱一层免了罢。”静斋听他说得有理，也

就罢了。西崽先把刀叉安放定当，然后一样样菜做将上来。春泉第一回捏着刀叉吃东西，觉着不很舒服。幸得生性玲珑，偷眼瞧众人，众人怎样吃法，自己也就学着样子吃，总算还不曾有甚笑话闹出来。

众人喝酒闲谈，渐渐说到堂子里馆人。春泉听得津津有味，仰着头，落着嘴，差不多连吃东西都忘记掉。静斋一眼看见，乘机道：“春翁，我们吃过饭就到艳情阁院里去坐坐好么？”春泉晓得是堂子里，快活得答应不迭。一时吃毕，静斋道：“春翁饱了没有？可还要做几样？”春泉道：“够了够了。”于是西崽送上咖啡茶，每人一杯，另有两小块方式白色东西放在碟子里，还有一柄小银匙搁着。春泉正在不解，只见西崽拿着一只有柄大杯，杯里盛着牛乳，走来问道：“可要牛乳？”春泉没有回答。西崽就过去问别的客人了。别客有点了点头，就见西崽把牛乳向那杯浓茶里只一倒。春泉皱眉道：这东西如何好吃？此时自己嘴里正渴，随手拿那杯茶来一喝，连忙放手不迭，只觉涩而且苦，涩得舌头上辣辣地起来。静斋道：“春翁，咖啡茶是要放了糖喝的。”春泉道：“哪里来的糖？”静斋道：“那不是糖么？”才知两块白色的小方块儿就是糖。静斋替他调在咖啡里，再喝时，果然就觉不涩了。喝过咖啡茶，西崽送上雪茄烟，每人一支。静斋签过字。希贤有事先辞着去了。静斋就邀介山、惠伯一同艳情阁那里去。介山道：“我两点半钟约一个朋友在，须回去会一会，你们先请罢。”于是静斋、春泉、惠伯相让下楼。

惠伯有自己的包车，春泉依旧坐了静斋马车，飞一般向清和坊来，只一瞬间便到了。下车进巷，早望见一家门首，七长八短挂着好多块招牌儿。静斋道：“这里是了。”却不让春泉，竟自当先走进。春泉暗暗诧异，跟着进内。才到扶梯，不提防天井里有人怪叫一声，春泉吓了一跳，缩脚不迭。静斋在扶梯上连连招手，才放大了胆，一步步跟上去。早见左首一间房间打起着门帘，一个馆人春风满面地站在门口，娇滴滴声音叫了声：“马大少。”静斋一边招呼，一边跨进房去。春泉跟在静斋背后，只觉一阵脂粉香气从那馆人身上发将出来，闻着了甜迷迷，异常有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安垵地无意遇豪商 清和坊有心捉瘟客

话说春泉一见艳情阁，陡被那阵脂香粉气薰得全身有点了浑淘淘起来，呆呆地站在那里，连静斋招呼了都没有听得。艳情阁见了，不觉抿着嘴笑。静斋用手推道：“春翁，随意坐罢。”春泉方才觉得，随在炕沿上坐下。娘姨过来请他宽去马褂，他慌忙起身把马褂脱下交给娘姨。艳情阁过来含笑请问尊姓。春泉见艳情阁亲自前来应酬，慌忙得直站起来，恭恭敬敬回答道：“敝姓费。”艳情阁见他土态可掬，再也忍烦不住，扑嗤笑了出来，害得那接马褂的娘姨也笑起来。春泉还没有晓得笑的就为自己，见他们笑，也和着笑一阵子。静斋和他攀谈，他无心听受，只目不转睛地打量艳情阁，一张雪白的鹅蛋脸，五官端正，七窍玲珑，最妙不过是一点樱桃，时时含笑，两泓秋水，处处生情。见他家常只穿一件洋灰纱绉棉袄，妃色绉纱裤子，下穿平底双梁缎鞋。春泉瞧得出神，早被艳情阁阅着，低眸一笑，佯佯地走了开去。春泉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只听静斋道：“春翁，我们张园去逛一会子如何？”春泉还没有回答，艳情阁早接口道：“很好，你们去，我也去，替我多喊一辆马车。”春泉听说艳情阁同去，就觉十分高兴，连应：“好，好。”静斋叫娘姨传命下去，叫小马夫到四马路一大马房叫一部橡皮轮皮篷车来。艳情阁就到后房去脱换衣裳。一时外场报说马车来了，齐巧艳情阁衣裳也已换好，款款的出来，向静斋道：“我们去罢。”此时静斋、春泉也都穿好了马褂，遂一同下楼。走至弄口，见停着两部马车。静斋、春泉合坐一部，艳情阁独坐一部。马夫把丝缰一带，两部马车一前一后，滔滔滚滚，向大马路泥城桥一带驶将来。只觉马路两旁所立电杆和开着的店铺，飞一般向后倒退。

这日齐巧是礼拜六，信人车马往来的很多。春泉坐在车中把头左右摇晃，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一时到了张园，那马夫照例把鞭子撻地一扬，那匹马好似懂人意似的向靠东那条小路上飞一般跑来，电掣风驰，一瞬

眼早掠过弹子房，直抵光华楼面前，喷味扬头，好似也十分的得意。静斋、春泉相将下车，候艳情阁下了车，一同进安垞第，拣了一张桌子，泡茶坐下。春泉向四下瞻时，见一大间洋房里，无数的桌子没一处是空的，都坐着时髦倜傥人，浮华浪子五光十色，耀眼欲花。瞧瞧这个，好似惊鸿顾影；瞧瞧那个，又似飞燕惊风。把个费春泉瞧的这个舍不得，那个放不下，真应了一句俗语，叫作“叫化子吃死蟹——一只只好”。你想他在金华永康所见女子，都是高髻大袖，绿袜红鞋，铅粉搽得雪一般白，胭脂搨得血一般红的人。现在见了娇小玲珑的装束，风流跌宕的体态，自然没有一个不好了。春泉左瞻右望，忙乱了会子，不觉失声道：“上海繁华，真是名不虚传，此来真不枉也。”静斋道：“春翁既然这样羡慕上海，何不也就搬来这里来，岂不常常可以游玩游玩，你我也可不时叙叙。”春泉道：“无端的搬出来，很没道理，那只好再商量。静翁我问你，这里张园天天都这样热闹的么？”

静斋道：“哪里能够天天这样，今天是礼拜六，下半年洋行停市的，所以这样盛。明天是礼拜日，也盛的，平日那里有这样。”春泉道：“又没有外国人来，干洋行甚事？”静斋道：“外国人虽没相干，做洋行生意的却相干的。上海市面都是外国人做起的，各处玩耍就不能不顺着外国风俗。这里热闹日子，一月里就是礼拜六、礼拜日两天，一年里就是外国清明、外国冬至、外国元旦和春秋两回大跑马。一切时髦的衣裳、新奇的装束、阔绰的首饰，都从这里行出的。漂亮的人物、标致的妇女，也都在这里聚集的。”春泉道：“为甚都要到张园来？”静斋道：“那也莫名其妙，大约你来来，我来来，各人自然而然不能不到这里来了。从前有个新学朋友告诉我，美国的绅商一年不游两回巴黎，就算不上富豪。我就笑答他：‘上海人也是这样。上海人一礼拜里头不游两回张园，就算不着阔客。比了美国绅商，只有利害呢。’那新学朋友道：‘果然，果然，张园这地方我很是怕去，你说的真不错。’我问他为什么，他道：‘我没有到张园时光，一切衣裳的考究、式样的时髦、辫子的光滑、鞋袜的整洁以及马车、马夫、马，各种出游的东西，没一样不考究到个绝顶，心想，像我这样翩翩丰度，到张园出起风头来，必定没有人比得上的了。哪里晓得一到张园，人都气得煞！瞧人家的戒子、钻石比我大的不知有到多少；瞧人家的衣裳颜色，比我搭配得均匀、样子比我裁制得

讲究的不知有多少；以及辫子的光滑、鞋袜的整洁、马车的精良、马夫的漂亮，比我胜的不知有多少。好似这一班人专心要来塌我的台、出我的丑似的，你想我气不气？所以我张园这地方竟然见他怕的狠。我有好多个礼拜不到张园了。’春翁，这新学朋友是苏州的有名富户，他的衣裳车马要算考究的了。尚且这么的说，你想张园这地方繁华不繁华？”春泉道：“果然繁华之极。只是妇女的衣服首饰，那新奇巧妙的样式，还是良家人行出来的多，还是青楼中行出来的多？”静斋道：“那总是堂子里行出来的多。堂子里几个红倌人，都出奇制胜的想那新花样，不论是衣裳、是首饰、是发髻，想出了新花样，就到张园来比赛，样子好看的，大家就争着模仿。先前光是堂子里倌人，弄到后来连良家人都学样了。”二人正讲的热闹，忽闻背后有人称喊静翁。静斋回头，正是周介山。忙着起身问：“介山来了几时了？”介山道：“也不多一会子。我见下底人多不过，茶泡在楼上。”静斋腾出位子，让他坐。介山也不坐，嘴里衔着支雪茄烟，一手托着，同静斋谈天。谈了几句，揆手在袋里摸出两支雪茄烟，一支敬给敬斋，一支敬给春泉。春泉因为没有带水烟袋，烟正用的着，接到手就衔在嘴里想吸。静斋见了，忙擦支自来火送上，春泉凑着吸。可煞做怪，这支烟任你用尽平生之力吸来吸去，总是个吸不着，害得两边桌上的人都笑起来。此时艳情闷碰着院中姊妹走了开去，不然又多一个笑客了。静斋道：“春翁，这烟的头上是满的，剥掉一点子才好通气。”春泉道：“原来如此，你为甚不早说。只是我方才在一品香吸的烟没有剥掉，倒也不曾吸不着！”静斋道：“那是我先替你剥掉的。”春泉方才明白。

正闹着，忽见外面走进一个头肥脸胖的人来，满间的人都站起来招呼。只听众人有喊他“瑟翁”的，有喊他“四哥”的，倌人都喊他“四少”、“四老”。那人却春风满面的向众人乱点头，乱招呼，很有点应接不暇之势。介山瞧见那人，慌忙迎上去道：“钱瑟翁，你来的正好，兄弟正要找你，同你商量一件事。”那人道：“甚么事，却又要找我？”周介山道：“这件事不是你老人家来捏手，便不能够成功。”说到这里，便耐着那人耳朵说了一会子话。只见那人时而摇头，时而皱眉，时而点头，好似在测度那事，筹划对付的法子一般。春泉问静斋道：“此人是谁？”静斋道：“就这个才走进来的人么？”春泉点头。静斋道：“这个人上是

海的大好老，姓钱，号叫瑟公，苏州人氏，从前在怡和洋行做过副买办，现在自开着一家报关行，店号叫做宁记。这个人专喜管理闲事，打抱不平。花钱手段又不分的撒泼，好似家里有着几百万家计似的。替人家经手事情，从不曾得着半分钱的谢费，所以人家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去找他。”春泉道：“这样说来，此人倒是个大侠客呢。”只见周介山和钱瑟公一路讲，一路走进去了。忽然一个十七八岁的信人走过来，朝马静斋微笑点头，就款步向隔壁那张桌子上坐下。春泉提起精神，细细地打量他。可煞作怪，那信人的面貌与艳情阁竟一模一样，只衣服穿的不同，身裁也略略短些。动问静斋，才知就是艳情阁的同胞妹子，名叫梅雪轩的便是。不觉大有羡慕之意。静斋觉着，就道：“春翁如果赏识他，我就替春翁做个媒人如何？”春泉听了，乐得手舞足蹈，满身不得劲，巴不得立刻就到他院中去。此时艳情阁恰好来了，向静斋道：“我们去罢。”静斋道：“你先回去罢，我和费大少还要坐一会子。”艳情阁站起身要走。静斋又道：“我停会子要替费大少接风，你回去把房间端正着。”艳情阁道：“菜可要点？”静斋道：“不必，叫他们弄得道地一点子是了。”艳情阁问：“可是双台？”静斋道：“这又何消问得，我在你院中走动，几曾请过单台酒？”艳情阁道：“我恐怕你是双双台，所以问一声，也要先叫他们预备的呢。”说毕，含笑向春泉道：“停会子请与马大少一起早点过来。”又向静斋点了点头，方款款的走出门去。

静斋又和春泉弹子房、老洋房、照相馆各处游了一周。春泉道：“张园张园，总是个花园了，怎么亭子假山一点子都没有，难道上海的花园都是这样的么？一片草地，造几间洋行，就好算为花园，在内地时，真真人都笑得煞了。”静斋道：“这是外国花园派头，中国花园便不这样，一般也有亭子，也有假山，也有水阁，也有荷池，也有九曲桥。愚园、徐园都是中国式子。”春泉道：“愚园、徐园可也卖茶？”静斋道：“也卖茶的，只是生意总没有张园的盛，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春泉道：“总这是风水之故了。”两人谈了会子，静斋摸出表来瞧时，差不多已有五点半钟了，遂道：“我们走罢。”春泉点头。静斋向马夫打一个手式。马夫是留着心的，飞一般奔上来道：“老爷，马车可要驾起来？”静斋道：“我们要走了。”马夫答应一声，立刻就去驾车，一时放到面前。两人跳上车，马夫把丝缰只一带，那马跑开四蹄，拍踢拍踢驶出园门，向东转

弯，沿着静安寺路一带跑来。此时正值三月初旬，天上的半弯明月和马路上的万盏电灯，争辉比耀，那灯光月光都从繁枝密叶里头漏射下来，映得马路都成了淡碧色。两边洋楼栉比，绿树成林，好一似浸在水晶宫里一般。那从张园回去的马车，街头接尾，走成一线，马蹄声“拍踢”、“拍踢”，听进耳去十分清越。一过泥城桥，却另换了一派繁华景象，桥西清雅气味一扫而空。因为时光已晚，只大马路、抛球场、四马路兜了一个圈子，就到清和坊艳情阁那里。

跨进弄堂，听着歌管参差，曲声刮耳，春泉就觉异常高兴。等到走进院中，瞧见艳情阁的风流体态，不觉又疯魔起来了。静斋叫娘姨取过请客票，又拿了笔砚过来，央春泉替他写票请客。春泉只得接了笔，替他写什么厚生庄经理王祥甫，宁记报关行老板钱瑟公，纱厂买办单品纯，轮船买办张威贵，电报局文案贾箴金，并早晨的李希贤、周介山、毛惠伯，共是八张。静斋说了声费心，就把客票叫娘姨转交外场发去。不多时，外场回来说：“请客都到，一概就来。”静斋大喜。

一时，请的客陆陆续续来了。春泉除李、周、毛三位方才叙过外，一概都是初会，免不得请教尊姓台甫，各叙了几句久仰、幸会的套话。静斋便替众人开局票。春泉的局不用说是梅雪轩了。起过手巾，大家入坐。此席为春泉接风而设，春泉自然坐了第一位。余人依次坐下。梅雪轩就在同院，轿子也不用，早过来了，走进房门。几步路走得软而且稳，一袅一袅，宛如春云出岫相似。走到身边，扶着春泉椅背，款款坐下。此时梅雪轩已晓得春泉是金华富户，有点子想头，所以应酬得十分巴结，一坐下就自拉胡琴，唱了一支小调。春泉听得忘了情，张开着血盆大口，瞧着梅雪轩，眼睛一瞬都不瞬，好似吞得下似的，连静斋劝他喝酒都没有听得。梅雪轩见他这个样子，眉梢眼角故意卖弄风情，把个费春泉弄得像雪弥陀向太阳，浑身融化。梅雪轩更放出勾魂摄魄手段，慢慢的一问一答，引起谈锋。两个人虽系新知，宛如旧识，竟然咬着耳朵，密密切切谈起心事。直到客人的局齐了，静斋要春泉摆庄，才把话头打断。春泉道：“摆庄我就摆个二十杯内外通如何？”静斋道：“通只二十杯，春翁还是摆了内通罢。”周介山道：“是大杯还是小杯？”静斋道：“二十杯自然总是大杯了。春翁是洪量，总不见会摆小杯的。”春泉还没有回答，梅雪轩早附着耳道：“你现在扰了马大少的，可要还还席，不